

混合隐喻研究现状与展望

梁伟敏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大连
Email: 846592910@qq.com

收稿日期: 2021年3月30日; 录用日期: 2021年6月3日; 发布日期: 2021年6月10日

摘要

混合隐喻因其自身的复杂性和争议性, 学界一直未给予应有重视, 国内外研究甚少。然而, 随着隐喻研究的整体深入, 特别是实证方法和多模态语料在语言研究中的兴起, 学术界对混合隐喻现象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 证明了其不仅是自然语言中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 更是隐喻语言的主要表现形式。同时, 能否解释混合隐喻的生成和理解问题也成为检验一个综合隐喻理论精度和宽度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旨在重点梳理国内外近三十年来混合隐喻相关研究, 重点展示其生成、理解、使用上的最新研究成果, 为未来混合隐喻跨学科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方法启示。

关键词

混合隐喻, 连贯性, 混喻生成, 混喻理解, 混喻使用效果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Mixed Metaphor

Weimin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Email: 846592910@qq.com

Received: Mar. 30th, 2021; accepted: Jun. 3rd, 2021; published: Jun. 10th, 2021

Abstract

Because of its complexity and controversy, mixed metaphor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re is limited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with the overall deepening of metaphor research, especially the rise of empirical methods and multimodal corpus in language research, the academic attitude towards mixed metaphor is changing.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mixed metaphor is not only a common language phenomenon in natural language, but also a main manifestation of metaphorical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whether it can explain the gen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ixed metaphor has become one of the essential ways to test the rigor and breadth of competing metaphor theo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ort out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mixed metaphor in recent twenty yea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show the latest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its generation, understanding and us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futur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mixed metaphor.

Keywords

Mixed Metaphor, Coherence, Generation, Comprehension, Using Effect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混合隐喻(mixed metaphor)被传统的文体学和修辞学认为是使用不当的语言,“应避免的文体瑕疵”[1],同时鉴于隐喻混合自身的复杂性,学界对其一直未给予应有重视,国内外研究甚少。然而,随着隐喻研究的整体深入,特别是实证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兴起,以及隐喻研究更多向多模态媒体层面拓展,学术界对混合隐喻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混合隐喻不仅是自然语言中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更是隐喻语言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且绝大部分都是语义连贯、易于理解的[1]-[6]。但整体而言,混合隐喻仍是国内外研究的较新课题。所以,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近20年来隐喻混合现象的相关最新研究,为大家呈现混合隐喻在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等领域的多样化研究趋势,探讨隐喻混合现象的普遍性和合理性,并重点展示其在生成理解机制及使用效果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混合隐喻跨学科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和方法启示。

2. 什么是混合隐喻?

大多数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在对混合隐喻的定义中都指出,要形成混合隐喻必须具备至少两个隐喻且这些隐喻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所差异;一些定义还要求这些隐喻必须在一个句子、从句或其他语言单位中同时出现。

例如, Lonergan & Gibbs (2009)认为“混合隐喻是不同隐喻短语的语言簇,将多个看似不同的隐喻对象聚集成一个短语”[3]。Kimmel (2010)则认为,混合隐喻是由“多个不同类型的隐喻在邻近语篇中的共现构成”,并进一步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排除各隐喻之间没有源域相似性”[1]。在国内,陈道明(1999)将“混合隐喻”定义为“在同一语篇中混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一致隐喻概念的现象,即‘譬喻不伦’”[7]。陆谷孙2007版的《英汉大词典》中,将mixed metaphor(混合隐喻)释义为“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通常为互不协调或互不相容的隐喻的结合”[8]。王丽丽(2010)指出混合隐喻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协调、互不相容的隐喻结合在一起;同一个本体对应多个喻体[9]。黄华新(2015)将混合隐喻看作是由来自不同始源域的喻体词项或来自不同目标域的本体词项在邻近语篇中成簇共现构成的一种隐喻簇[10]。此外,一些学者在定义的基础上还尝试将混合隐喻进行分类以方便进一步讨论研究,例

如 Kimmel 根据混喻所涉及的两个或多个隐喻之间的重合度或紧密度, 将其分为互补型、重合交叉型与各自独立型三类[1]; Lee (2001)根据隐喻间结构将混合隐喻分为平行混合和连续混合[11]; 范振强(2019)根据混喻的具体语篇布局将其分为并行式、交替式、连锁式、发散式四类[12]。

除去这些相对主观的定义和分类, Semino (2016)借助语料库的方法, 通过对“牛津英语语料库”中元语言评述术语“混合隐喻”的使用情况分析后发现, 语言使用者普遍对混合隐喻的概念存在一些共识, 包括三类: 文本中近邻使用的两种及以上隐喻之间具有语义不相容性; 文本中近邻使用的两种及以上隐喻之间具有语义相似性及不相容性; 隐喻表达的始源域与话语主题之间具有相似性及不相容性[13] [14]。但其的研究结果同时也显示出一些专家们在对混合隐喻的定义上存在着偏离对这一概念普遍理解的情况: 一是相当数量的混合隐喻只涉及一个隐喻, 比如那些很难想象的个体隐喻——“lightning that looks like a drunken ballerina”; 二是, 一些混合隐喻会分散出现在两个不同的从句或句子中。

综上所述, 虽然目前针对混合隐喻的界定和分类仍缺少统一的标准, 这也是因为混合隐喻本身的复杂性, 涉及不同标准。但可以看出, 混合隐喻与熟知的概念隐喻存在显著差异: 语篇中, 表现为多个隐喻共存于同一意群; 语义上, 互不协调, 相互矛盾; 认知系统中, 多域映射, 同一个本体对应多个喻体。而借助语料库展开实证方法研究, 学者们开始尝试归纳出一个更为真实全面的概念标准, 来为未来研究奠定有益基础。

3. 混合隐喻的合理性探讨

长期以来, 中外学者对隐喻混合现象一直存在争议, 态度褒贬不一, 从各家对其的定义中就可见一番。“从亚里士多德到启蒙运动至今, 关于修辞和文体的教科书几乎都在提倡禁用混合隐喻”[15] [16]。然而, 近三十年来, 学界对混合隐喻的态度正发生着变化, 肯定的声音日渐变多[2] [17] [18]。

3.1. 混合隐喻存在的普遍性

近三十年, 学者们通过对自然语言的系统考察, 发现混杂隐喻并非极端的语言个例, 而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1]。

Kövecses 就指出, 使用不同的源域概念化目标域是一种自然现象, 是规则, 而不是例外[19]。Kimmel (2010)基于语料库(英国《太阳报》和《卫报》)的研究显示, 分别有 39%和 62%的隐喻以“语言簇(cluster)”的形式出现, 其中本体混合隐喻占到所有混合隐喻的 76%。因此, 作者指出, 隐喻的混合集群现象过于频繁, 不容忽视[1]。在国内, 黄&刘(2015)针对中文语料也做了相关统计, 以《读者》2012 年的 256 篇文章为语料, 以目标域为“人生”的隐喻语言作为个案进行研究。经过语料的识别和编码, 共获得 136 个隐喻簇, 其中混合隐喻 103 个, 占 75.7% [10]。这一数据与 Kimmel 的研究结果吻合。作者因此认为, 混合隐喻同样广泛存在于汉语自然语言中, 是不容忽视的隐喻语言现象。除此之外, Forceville 还对图片、电影片段和多模态语篇中的混合隐喻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 发现同样存在多个隐喻源域在同一目标域中混成的现象(A is B and C 模型) [20]。

3.2. “混而不杂”的连贯性和可理解性

在为混合隐喻“平反”的过程中, 关于混合隐喻是否是一种思维混乱并因此导致理解困难, 一直是学者们试图论证的重点。自上个世纪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混合隐喻持积极的态度。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 自然语言中生成的混合隐喻绝大部分都是语义连贯、易于理解的; 混合隐喻并非代表了认知错误, 也并不会阻碍我们理解他人的交际意图[1] [2] [3] [4] [5]。

Lee (2001)认为将混合隐喻视为一种有缺陷的言语是对长期研究的否定。通过对平行和连续混合隐喻

的分析,他进一步指出,理解直接隐喻时所涉及的推理和知识结构,在理解混合隐喻中同样是必需的[11]。Lonergan (2009)结合语料库和心理学实验的方法,证明人们似乎能够很容易地将不同的隐喻短语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因此认为混合隐喻的理解不受其中隐喻数量及其不同的源域对象的限制[3]。Kimmel (2010)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混合隐喻不仅很常见,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当隐喻间相互补充以丰富文章意义时,理解起来不成问题;恰当的隐喻混合甚至可以看作是复杂论证中从句逻辑转换的自然副产品[1]。Hilpert (2010)的语料分析结果同样证明了,混合隐喻不仅不存在语义缺陷,而且混合隐喻间鲜少不协调,它们的组合具有高度动机性[6]。Cameron 结合实例,提出了混合隐喻的语篇动态学观点,他发现使用混合隐喻的危险被大大夸大了,因为几乎没有语言学证据(例如,说话者的停顿、犹豫、明确评论)表明人们在理解上下文中的混合隐喻信息时遇到困难[21]。Cornelia Müllern 在她的研究中认为,混合隐喻事实上是一种完全合理的说话、写作和行为方式(手势语),是人们在不同交际环境中的一种认知能力[22]。

国内的王晓为(2013)从语篇视角出发,探讨了混合隐喻的意义建构机制、衔接作用机制以及混合隐喻在语篇分析中的连贯作用机制[23]。黄&刘(2015)在接入语义学理论框架下,探讨喻体词汇概念所接入的认知模式在始源域层面和目标域层面的语义冲突和统一,阐释了混杂隐喻“混而不杂”的语义连贯机制,指出混杂隐喻的语义“混杂”仅表现在基本认知模式层面,次级认知模式间的统一是混杂隐喻获得语义连贯的核心机制[10]。

正如 Searle 指出的,“混合隐喻可能在文体上令人反感,但我看不出它们在逻辑上必然不连贯”[24]。可以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都指向混合隐喻的得体性,隐喻混合现象得到了认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等诸多学科的更多关注,呈现多视角研究现状。

4. 混合隐喻的生成和理解

学者们争论的另一个重点是混合隐喻是无意识自动生成的,还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话语策略。同时,他们还试图探索一个合理的模型来解释混合隐喻是如何被理解的。正如 Gibbs 强调的,“一个全面的隐喻理论既要能够解释混合隐喻的产生,又要能够解释混喻如何最终得到理解。这种‘混合隐喻测试法’应成为学者们评估把不同隐喻理论的精度和宽度的重要方法之一”[25]。

4.1. 混合隐喻的生成

Steen 批驳了混合隐喻是交际失误的观点,认为混合隐喻的本质是为特定的修辞目的而故意生成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有意使用混合隐喻会导致意象冲突,从而被认为是糟糕的写作手法。但他的分析表明,混喻的故意性是三维隐喻(语言、思维和交际)方法的重要特征,当两个相互冲突的隐喻被故意“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混合隐喻的解释反而更容易发生[26]。在国内,范振强等人也参考了新兴的刻意性隐喻理论及其话语、思维和交际三维分析范式,对混喻进行分类和解析。研究发现:以交际者的交际意向为标准,可将混喻分为刻意性和非刻意性两大类;话语维度为混喻的刻意性提供识别标记;思维维度可以解释混喻的内部认知机制;交际维度能够解释混喻的语境因素和交际效果。三个维度有机结合,为混喻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综合的理论模型[12]。

MacArthur 注意到了西班牙英语学习者话语的隐喻混杂现象,即非母语者在使用第二语言时,易将本族语的隐喻概念化和措辞嫁接到目标语言形式上,形成两种语言系统和概念系统的混合。她称这些独特的结构为“混杂”隐喻。分析表明,此类混杂隐喻的理解,关键在于语篇内容,而非语言形式。且作者认为,外语学习中的混杂隐喻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外语学习并推动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传播[27]。国内学者陈道明(2000)也特别关注了翻译时可能出现的跨文化交际中的混杂隐喻或隐喻不连贯,并举例

“Milky Way”的翻译之争进行论述,认为隐喻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使用同一隐喻表达不同的事物或概念[7]。

Charteris-Black 通过对慢性疼痛患者的采访发现隐喻混合的使用存在非自觉的情况。在慢性痛病人表达疼痛失控的程度过程中,当他们认为疼痛可控时,多使用重复性或引申性隐喻,本喻体间呈语义聚合关系;相反,当他们认为疼痛不可控时,则倾向于使用语义离散的混合隐喻,而且隐喻源域的语义差异越大表明疼痛体验就越剧烈[28]。

Sullivan (2018)在其最新著作中也讨论了隐喻混合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1)它们之间的话语接近性,2)它们之间的语义相似性,以及3)它们在语言社区中的良好地位[29]。

4.2. 混合隐喻的理解

Barnden 反对传统隐喻研究中关于源域-目标域的说法,并使用计算机模型 ATT-Meta 模拟了人们对混合隐喻的识解过程。结果表明,人们会利用关于源主题的辅助假设来创建对隐喻的有意义的推理和解释,即,人们会假定混合隐喻所涉及的事实是真实的,然后采用不同的混合方式将自己的判断从想象空间投射到事实空间,从而得到与假定相一致的答案[30]。Müller 认为,隐喻意义不是静态和固定的,而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对源域和目标域选定激活的产物。因此,隐喻的混合可以看成是交际过程中交谈双方沿着话语的注意流,有选择性地前景化和背景化隐喻意义的不同方面。随着会话互动流中隐喻的认知激活,规约化隐喻也会经历从沉睡到唤醒的渐变过程[22]。在 Lonergan 的心理学实验中,她将把从报纸专栏等处收集到的语料整理为一般隐喻和混合隐喻两类,然后让被试分别写出他们对每种隐喻的理解及其理解方式。实验表明,由于混喻使用者具备了源域推理能力,能够凭借丰富的源域信息,基于自己丰富的文化社会知识,对源域中的隐喻现象先做出初步假定,再经过缜密的推理对看起来冲突较大的混合隐喻做出比较连贯、稳定的解释,最小化概念隐喻层面的冲突。这也是第一次采用语料库结合心理实验的方法,较为全面地描写和揭示了混合隐喻生成和理解的一般运作机制[3]。Hilpert 运用语料库加行为实验的方法,针对现有概念隐喻理论[31]和概念混合理论[32]对混合隐喻理解机制所作的预测进行了测试。实验结果更支持概念整合理论,认为混合隐喻是有选择地将语义冲突的源域结合成一个比喻意义[6]。国内的王丽丽将混合隐喻认知研究置于复合空间理论视域中,通过实际语例分析揭示混合隐喻的认知心理空间特点,建构复合隐喻的认知心理图式[9]。

总的来看,众多研究已经表明,混合隐喻的生成可能是快速反应下的无意识思维和后期到来的有意识思维的组合,因而混合隐喻并非文体瑕疵或认知混乱的代名词,而更有可能是人们基本的认知方式,是语言使用者正常的认知灵活性的体现。同时,混合隐喻的理解困难也一直被人地夸大了,因为话语中的混合隐喻并不一定会导致听者或读者在语境中花费过度的认知努力来理解说话者的信息。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在理解混合隐喻过程中,并非机械地逐一识解每一个源域隐喻,而是借用社会、文化等语言外背景知识,结合当前语境,只激活与当前话题相关的那些隐喻的侧面,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从而构建出混合隐喻的整体意义。

5. 混合隐喻的使用效果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隐喻研究出现了认知转向。概念隐喻理论(Lakoff & Johnson, 1980) [31]的提出将隐喻作为基本的思维图式,涉及人类经验的不同层面;隐喻研究也从传统的语言层面,逐渐发展到多模态媒体层面。同样地,混合隐喻也涉及口语、书面语、肢体语言和多媒体表达等多种体裁和媒介。

Karen Sullivan 特别讨论了习语中的隐喻混合现象,认为其可以作为一种语言游戏,被有力地、创造性地使用,以达到幽默、夸张或强调的效果,而且也更容易记忆[29]。Paradis & Hommerberg 以葡萄酒专

家撰写的访谈报告为基础,分析了饮酒话语中(端、闻、尝、品)所涉及的复杂的隐喻网络,发现葡萄酒评论中的用词和表达式能够激活概念结构、触发感官及肌肉运动的知觉体验。感官叙述元以跨感官的方式系统作用于本体跨接及更长的混合意象片段,形成从感官知觉(品酒)到概念(对酒的思考)再到语言(谈论体验)的感官网络,以期在读者那里建立起一个生动的品酒意象[33]。基于语料库分析, Semino 发现,尽管混合隐喻反映了使用者的幽默、创新及对隐喻的高效使用,但“混合隐喻”这一术语的功能更多表现为对特定语言片段及“混喻”使用者的负面评价[14]。与大多数学者关注自然语言中的隐喻混成现象不同, Forceville 研究了图片、电影片段和多媒体产品中混合隐喻的使用情况,认为“隐喻混成”或“多源域隐喻”是多模态语篇中混喻的主要特点,它们多出现在科幻和荒诞的情节之中,比起纯语言媒介,它们在中多媒体中更容易抓住受众的注意力且更容易被理解[20]。Naciscione 以历时的方式研究了文献中那些经长期使用固化下来的隐喻模式,发现它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总是基于最原始的隐喻,以转喻或其他比喻的联想路径,通过创设隐喻的次意象或次意象序列,形成比喻网络,在语篇布局中起衔接和连贯的作用[34]。

总之,当前研究已经从不同层面证明了混合隐喻无处不在,既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于文本和多媒体世界中,且多数时候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混合隐喻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是有价值的,它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语言工具,使文章更有趣、更深刻或更生动。

6.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对混合隐喻的研究已涉及多个学科视角,不仅有传统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也有心理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同时,这些研究不仅关注理论,也关注混合隐喻的应用;不仅关注混合隐喻的产生,也关注对其的识解过程。而且,在研究过程中收集的语料,既包含大量共时语料,涉及口语、书面语、肢体语言 and 多媒体表达等多种体裁和媒介,涉及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也存在历时语料,涵盖古英语、中世纪英语和现代英语不同阶段混合隐喻使用的例子,初步勾勒了混合隐喻的演化过程,一定程度上实现混喻的观察充分性和描写充分性。

可以看到,隐喻混合现象的研究现状,与当前隐喻研究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趋势相一致,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语料库方法,实验方法下的研究成果仍相对较少。虽然对混合隐喻的运作机制也有了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但并没有形成综合的、系统的混喻研究理论,存在着对当前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借鉴不足的情况。此外,国内外学者甚至在对混合隐喻这一概念的具体提法上还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包括像中文当中的“混喻”、“混杂隐喻”、“复合隐喻”,以及英文当中的“mixed metaphor”,“hybrid metaphor”,“complex mmeaphor”等,其实指的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混合隐喻。而国内目前对混合隐喻的相关研究仍集中于对其进行描述性的分析,以及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引入[13] [35] [36] [37],且多是从连贯性的角度探讨对混合隐喻的翻译和识解[38] [39] [40] [41] [42],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才刚刚展开[10]。

但是, Gibbs 等一批学者对此已做出了许多有益尝试。他们基于语篇的混喻研究思想,形成了多种混喻研究模型:基于用法视角,将混喻置于语篇动态使用层面,建立了多重隐喻模型;以隐喻使用为出发点,将隐喻意义视作过程的产物,提出了隐喻动态理论;从语篇的使用和理解出发,提出了“源域推理”辅助假设。同时,还形成了混喻研究的多维方法:将计算机程序应用于混喻研究中,形成基于虚拟的混喻加工方法;借鉴结构-功能语言分析方法,实现对混喻即兴识别的描写和解释;借鉴应用语言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形成了“定性-定量”混合设计与“语料库-心理实验”并重的混喻实证研究新范式[35]。

但诚如 Gibbs 指出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种隐喻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类型的隐喻,将来或许也不会出现这样一种理论[43]。而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混合隐喻越来越成为众多隐喻理论关注的焦点,它既是检验已有隐喻理论解释力的理想试金石,更为新生隐喻理论提供了用武之地。复杂隐喻谜底的揭开需要各

个理论发挥专长, 提供尽可能多的分析维度, 最终合力形成一个相对综合的混合隐喻理论。

参考文献

- [1] Kimmel, M. (2010) Why We Mix Metaphors and Mix Them Well: Discourse Coherence,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Beyond. *Journal of Pragmatics*, **42**, 97-115.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09.05.017>
- [2] Müller, C. (2008) *Metaphors Dead & Alive, Sleeping and Walking: A Dynamic 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34-177.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548265.001.0001>
- [3] Lonergan, J.E. (2009) *Understanding Mixed Metaphor an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 [4] Gibbs, R.W. (1994)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5] Cienki, A. and Swan, D. (Ms.). (2001) *Metaphors, Coherence, and Blending*.
- [6] Hilpert, M. (2010)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Use and Comprehension of Mixed Metaphors.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8**, 66-92. <https://doi.org/10.1075/rc1.8.1.03hil>
- [7] 陈道明. “混杂隐喻”和隐喻连贯[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2): 115-120.
- [8] 陆谷孙. 英汉大词典[M]. 第2版.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1239.
- [9] 王丽丽. 复合隐喻的认知心理图式[J]. 外语学刊, 2010(6): 45-48.
- [10] 黄华新, 刘星. 混杂隐喻的语义连贯机制[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4): 110-114.
- [11] Lee, M.G. and Barnden, J.A. (2001) Reasoning about Mixed Metaphors with an Implemented AI System. *Metaphor and Symbol*, **16**, 29-42. <https://doi.org/10.1080/10926488.2001.9678884>
- [12] 范振强, 郭雅欣. 刻意性隐喻理论视域下混喻的三维认知模式构建[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2): 151-158.
- [13] 埃琳娜·塞米诺, 潘红, 郑晓岚. 基于语料库的元语言评述术语“混合隐喻”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5): 36-48.
- [14] Semino, E. (2016) A Corpus-Based Study of “Mixed Metaphor” as a Metalinguistic Comment.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203-222. <https://doi.org/10.1075/milcc.6.10sem>
- [15] Pesmen, D. (1991) Reasonable and Unreasonable Worlds; Some Expectations of Coherence in Culture Implied by the Prohibition of Mixed Metaphor. In: Fernandez, J.W., Ed., *Beyond Metaphor: The Theory of Tropes in Anthropolog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213.
- [16] McArther, T. (1992)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17] Searle, J. (1979)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36.
- [18] 赵元任. 汉语结构各层次间形态与意义的脱节现象[J]. 国外语言学, 1981(1): 47-52.
- [19] Kövecses, Z. (2016) A View of “Mixed Metaphor” within A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Framework.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3-14. <https://doi.org/10.1075/milcc.6.01kov>
- [20] Forceville, C. (2016) Mixing In Pictorial and Multimodal Metaphors?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223-237. <https://doi.org/10.1075/milcc.6.11for>
- [21] Cameron, L. (2016) Mixed Metaphors from a Discourse Dynamics Perspective: A Non-Issue?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4-29. <https://doi.org/10.1075/milcc.6.02cam>
- [22] Müller, C. (2016) Why Mixed Metaphors Make Sense.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31-52. <https://doi.org/10.1075/milcc.6.03mul>
- [23] 王晓为, 王晓红. 语篇中复合隐喻的作用机制[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1(6): 58-62.
- [24] Searle, J.R. (1993) *Metaphor*. In: Ortony, A.,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4.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73865.008>
- [25] Gibbs, Jr., R.W. (Ed.) (2016)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https://doi.org/10.1075/milcc.6>
- [26] Steen, G.J. (2016) Mixed Metaphor Is A Question of Deliberateness.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14-132. <https://doi.org/10.1075/milcc.6.06ste>
- [27] MacArthur, F. (2016) Wh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Meet Mixed Metaphors In the Discourse of Spanish Speakers of English.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33-152.

- <https://doi.org/10.1075/milcc.6.07mac>
- [28] Charteris-Black, J. (2016) The “Dull Roar” and the “Burning Barbed Wire Pantyhose” Complex Metaphor in Accounts of Chronic Pain.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56-175. <https://doi.org/10.1075/milcc.6.08cha>
- [29] Sullivan, K. (2018) *Mixed Metaphors: Their Use and Abuse*. Bloomsbury Academic, London. <https://doi.org/10.5040/9781350066076>
- [30] Barnden, J. (2016) Mixed Metaphor: Its Depth, Its Breadth, and a Pretence-Based Approach.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75-109. <https://doi.org/10.1075/milcc.6.05bar>
- [3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32] Fauconnier, G. and Turner, M. (2002)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Basic Books, New York.
- [33] Paradis, C. and Hommerberg, C. (2016) We Drink with Our Eyes First: The Web of Sensory Perceptions, Aesthetic Experiences and Mixed Imagery in Wine Reviews.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79-198. <https://doi.org/10.1075/milcc.6.09par>
- [34] Naciscione, A. (2016) Extended Metaphor in the Web of Discourse. In: Gibbs, R., Ed., *Mixing Metapho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241-264. <https://doi.org/10.1075/milcc.6.12nac>
- [35] 严莉莉. 《混合隐喻》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2): 314-318.
- [36] 杨朝军. 杂糅隐喻研究的开山之作——《隐喻杂糅》[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8(3): 69-72.
- [37] Liang, Y. and Pascual, E. (2019) Book Review: *Mixed Metaphors: Their Use and Abuse*. *Metaphor and Symbol*, **34**, 139-140. <https://doi.org/10.1080/10926488.2019.1611716>
- [38] 陈道明. 当代隐喻理论研究若干问题探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8): 4-7.
- [39] 廖美珍. 我们赖以建构和组织语篇的隐喻——隐喻语篇一致性和跳跃性[J]. 外语学刊, 2014(1): 61-68.
- [40] 刘星, 李恒威. 当代隐喻簇的认知研究[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7(34): 54-60.
- [41] 李向农. 隐逻辑辞格与混杂隐喻[J]. 当代修辞学, 1987(4): 41-43.
- [42] 张健. 论合喻[J].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4): 28-30.
- [43] Gibbs Jr., R.W. (1999) Researching Metaphor. In: Cameron, L. and Low, G., Eds.,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9-47.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524704.005>